



只  
不  
过  
是  
一  
滴  
水

我离休前后的二十三年

( 1977-1999 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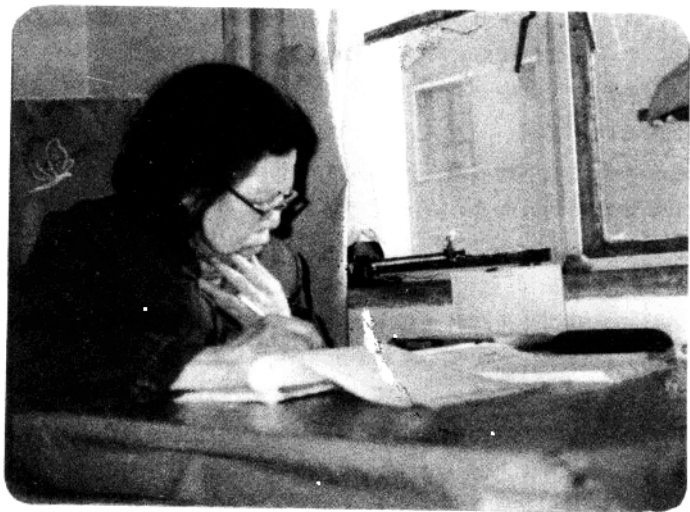
日记选编

赵 辉

年齡在增長，記憶在減退，因為一些人和事，我总挡不住翻自己的日記。从這些天長日久，早已在記憶中消逝的記載中，我怀疑这是我写的嗎？是我的想法嗎？白紙黑字是時代的烙印，是誰也无法抹煞的客觀現實，這就是我整理自己日記的起因，目的是从一个平民百姓的視角，反映我國除掉“四人幫”之後，改革開放這個時代的方方面面。

趙輝

谨以此日记  
献给我敬爱的党和太行革命老区人民  
暨我的亲朋好友和儿女们



一九二九年六月四日，我出生于河北省临城县郝庄一个较为富裕的人家。

我七岁在本村上初小，是时父亲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。因天灾人祸，山洪把我家水浇地冲刷成了石头滩，日本鬼子把我家的住房烧了个精光。苦命的妈妈凭着一手好针线活，领着我和弟弟，过着糠菜半年粮的生活。

妈妈不识字，她不仅婉言谢绝了好心人让我去当童养媳的念头，且坚决支持我上学读书。一九四六年我在太行一中毕业后，一些同学去从军，为了妈妈和弟弟的生活，我放弃了到解放军当电务员的良机，被分配当农村小学教师，从此，我们一家三口再也不为衣食发愁。

我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，与《新华日报》太行版记者史洪结婚，当年十二月调北京和爱人一起生活。

来京后，我先后所在的工作单位是新闻总署、中央宣传部和全国文联。其间，一九五八年一月至一九六四年二月，和爱人一起在山西运城下放六年；一九六九年底至一九七四年，被中宣部军管组发配到大西北，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中宣部五七干校劳动了五年。

我一九五〇年十月由郑惠和卜秀实二位同志介绍加入共青团；一九五二年十二月由张敦和刘晓柳二位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此后即长期从事人事和干部工作。

年轻时我喜欢文学，一九八五年离休之后，依然不改初衷。经八年苦战，一九九五年七月终于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《山妮儿》，从而了却了我“想写写自己，写写自己那个家，写写自己所熟悉的人和事，从一个角度来反映我华夏大地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演变”的心愿。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全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冯牧同志为我的《山妮儿》作了序。他希望我“应该多写，长的短的，历史的现实的，值得颂扬的和必须鞭挞的都要写。”我这本《日记选编》，其实也就是根据冯牧同志的精神来进行整理的。

于一九九九年国庆节



完婚路上风作情  
秋禾巧遮端妹容  
莫言合影该多好  
山野那来拍照人



我是党报通讯员  
他系记者在前线  
四八年里书信频  
亲睹近影订终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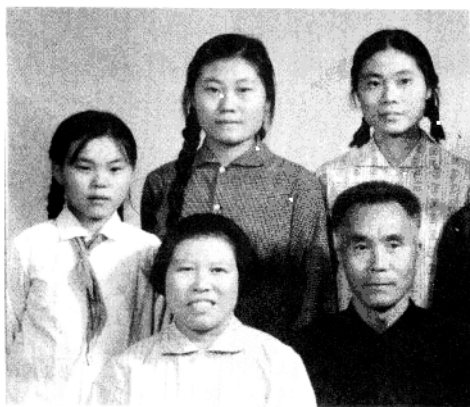


我们四九年七月一日结婚，五〇年生  
第一个孩子，五四年、五五年、六二  
年又生了三个。我们属于多子女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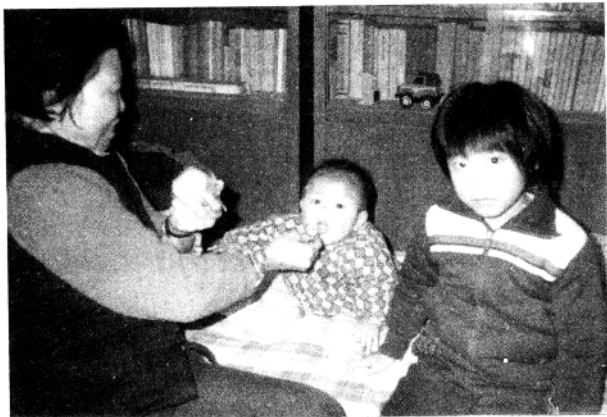


我们和长女师晓  
京、儿子师自平、  
二女师自安、小女  
师自运





我和外孙女（石景山游乐园四人照右）  
外孙（右二） 孙子（左二）合影。



上：我们和睦的一家。（李莹拍）

下：全家欢送二女儿师自安赴德进修。（史洪拍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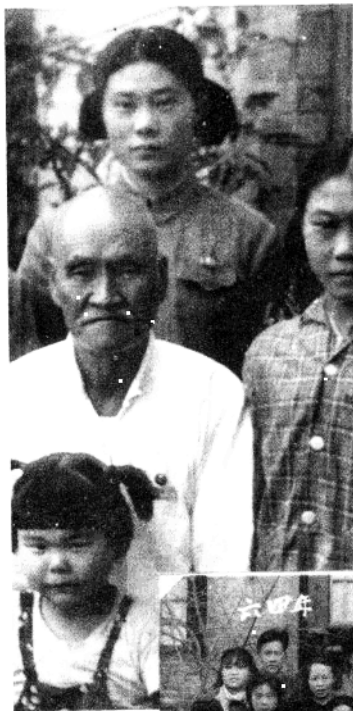


晚辈祝贺我七十岁生日暨我们的金婚纪念



妈妈朱江、我和弟弟赵伟统及我的三个儿女，在一九五〇、一九五二、一九五九年的合影。





公公师峻峰、婆婆王凤英及其长子和三个孙女



一九六四年我们由山西调回北京与公公、婆婆、舅妈及两大家合影



左：与离休在石家庄的姑姑赵生坤在一起  
右：与残废军人赵福田亲切相见





上：一九五五年  
与中宣部人事科  
同志合影。

中：一九六四年  
与山西运城广播  
站同志合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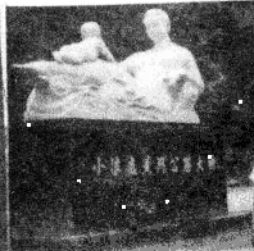
下：一九九四年  
与全国文联老同  
志访问延安。



与全国文联离退休老同志在一起歌唱







一九九六年南行走亲访友：

1. 在苏州街头与浦老一起合影
2. 在上海南浦大桥与赵申弟合影
3. 在合肥包公祠与侄儿燕安合影
4. 在洛阳小浪底与七弟天斌及小贺合影